

相 声

夜 來 香

金 明 德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言

我從來沒有預想到我會和相聲打起交道來，這二年來，它却天天陪着我，我也因此想到寫一些。

我常常把自己喜歡的東西說得過分一些，有些合我意的話就記得很牢。例如我很相信“曲藝中存在着我們散文的優良傳統”這句話，我就把寫單口相聲當作寫短篇小說一樣來寫。我常想：用寫評彈或單口相聲的辦法來寫小說也許是很值得嘗試的。這樣，我寫了“夜來香”。這是反映反右派鬥爭的。象許多同志所說的，反右派鬥爭為相聲創作提出責任與供給滋養。寫這方面的作品實在是“萬事俱備”，只欠提筆的了。

我又覺得，相聲應該主要的以它的喜劇性的情節取得笑料，零碎的拼湊起來的一只只小包袱（笑料）總不是上計。因此我想一些可笑的事，最後想到“子教父”的喜劇情節，這和“賊被盜”之類反常現象是一樣可笑的。這就是“養兒賺個爺叫”這個段子形式上的創作沖動的由來。

我曾嘗試寫一些政治諷刺詩，這些諷刺詩大多以美國為對象。而諷刺帝國主義的相聲是罕出的，這使我立意寫“月亮美國好”。把詩改成相聲，我感到有利的地方是詩與喜劇有共同因素，它們都非常借重於誇張與想象，都有浪漫主義成分。這一點確是很有趣的，我不知道喜劇比之悲劇是不是更接近詩，我只覺得喜劇常常是詩的。如果這看法有對的地方，這或

者可以使寫詩的朋友來支援相聲。

但把詩改為相聲也有困難，至少在我是這樣，相聲要求更通俗，有一些詩的情節無法雅俗共賞，這就難以借用。相聲要求娛樂性，這一點上我是如此胆怯而笨拙。我怕過分的照顧趣味會影響“與帝國主義作鬥爭”這一嚴肅的主題，我還放不開手。我曾用子母眼的形式來寫這方面作品，由於過於缺乏趣味而沒有完篇。我希望在這方面有更多的嘗試。“狗迷跳牆”是新寫的，趣味性與笑料方面稍有進步，狗迷也象戲迷、酒迷，是喜劇舞台感興趣的角色。

用相聲來表現奇聞奇跡，這是許多同志感到興趣的，特別是用它來寫科學小品。我寫了“歪講月亮”，這種做法是否妥當，實在沒把握。這或者也是一種相聲的探險。自然，我不能借此掩飾這一篇東西的單薄，我希望以後能搜集更多的材料。

“‘最要緊’和‘怎麼辦’”寫三個學生。諷刺他們身上的分數至上思想與某種屬於暖房中的植物的軟弱性之類的缺點。學生喜歡風趣的小戲，我把這出戲當作參加他們晚會的獻禮。我的工作曾經使我和學生有較多的接觸，我是很喜歡他們的熱鬧的生活的。

這就是這本小冊子的寫作的意圖。我之所以寫出這一點倒並不是以為這小冊子的內容有什麼非介紹不可的東西，不！我只是希望與寫相聲的同志們多作些嘗試，多多地開拓題材與找尋喜劇人物，找尋更寬闊的喜劇舞台。

作者1957年10月

目 次

夜來香 (單口相聲)	1
養兒賺个爺叫 (對口相聲)	9
狗迷跳牆 (對口相聲)	20
“月亮美國好” (對口相聲)	30
歪講月亮 (對口相聲)	41
“最要緊”和“怎麼辦” (喜劇)	49

夜 來 香

(單口相聲)

姑娘長得标致，大家都喜欢。我們称赞姑娘标致，有各种各样的說法。聰明人一說一比方啊，您沒見面也象老朋友，說不定还会茶不思飯不想起來，晚上做夢也夢見她。这都是說的人的本事。在座的誰見過西施、林黛玉沒有？可大家都知道她們長得标致。

聰明人怎么比方啊，那可多了。有的說：那姑娘辮子長，走起路來象跳紅綢舞。有的說：那姑娘腰細象楊柳。有的說：那姑娘眉毛象月亮，眼睛發光。这些都不過是比方，真的辮子象紅綢，走路可不方便，上汽車汽車門一关，辮子还在人行道上。如果真的眼睛發光，那就占便宜，娶過來還不用付电灯費，一到晚上，倆口子并排一坐，把書本往腿上一擱，好，她的眼睛發光了。

有的人不开門見山的說，可也說得聰明。譬如說，某某地方有个姑娘，种田的見了，鋤頭鏟在自己脚上；砍柴的見了，斧頭砍在樹叶上；釣魚的見了，忘了在鈎上放魚餌；賣馄饨的見了，把木炭擱在湯鍋里；天上的云見了，都不想挪動；地上的水見了，也不肯走。——这不叫水，成冰啦。

最普通的說法，都說姑娘象一朵花。花是美，可不能老是說象花。第一个說姑娘象花的是天才，第二个說姑娘象花的是

庸才，第三个再这么說啊，就膩煩了。因此現在的姑娘可沒說自己象一朵花的。可我見過一位姑娘，她口口声声說自己是一朵花。說百花齊放就她這花沒放。

什麼花呀？她人矮矮的，臉孔帶長方形，什麼花這種樣子啊！也許是“一串紅”，長長的一串，但她又不是紅的。她燙着頭髮，蓬在頭上，我們就說她象“夜來香”吧。看長長的臉，頭髮散開來，不象“夜來香”的喇叭形？這名字也真合她。原來這姑娘白天总是無精打采的，而晚上就精神百倍。上班哪，象小孩吃藥似的，左不情願、右不情願，兩隻腳象剛爬過十座大山，抬得離地就那么半寸高，一塊石頭也會使她栽個跟斗。栽跟斗可好了，碰破一點皮，可以請病假兩個月，甭上班在家里干自己活兒。

就这么個人，上班比下班還疲倦，所謂上班磨洋工，下班打沖鋒。下班鈴還沒收音，她脚步早跨到門前汽車站了。這時候精神全來了，兩眼發光，臉色就象黃昏的天一樣，五光十色。她每一根眉毛都跳着舞，說不出的一種場面，反正她全身都在動。真象黃昏的天。黃昏的云能一下子變只駱駝、變只驢、變座山、變個海灘、變個仙女、變株樹、變座房子，她這時的臉色動作也全是活的，也能變，一舉一動全是戲，就象有十出好戲要唱。您這時一見着她，你准說這個姑娘一手能打倒十個男子漢。不信您試試，一到下班她就这么鮮活直跳，每個毛孔象出汗般的油滋滋地滲出力氣來。

這不是“夜來香”？白天無精打采，晚上芳香撲鼻。誰要想跟她交朋友哪，千萬別在上班時湊上去。

為什麼要這樣？原來上班干的活是為人民服務，下班后，她家里干的才是自己的。用她自己的話來說，上班是給別人縫紉衣裳，下班才是給自己縫。這也難怪，姑娘們給自己縫

嫁衣，一針接一針的密密縫，針扎在手指上也舒服，她嘴巴沾沾綫，就象這綫是糖做的，甜滋滋的。可給別人縫嫁衣呀，你要不想挨罵就別催。當然，今天在座的姑娘都有高度的共產主義道德，給別人縫嫁衣比給自己縫的還快，這一點我完全相信。

我們這姑娘却不肯給別人縫嫁衣。我們不要以為她真的是干針綫活的，不，她是動筆杆的，是在一個出版社當編輯的。這活我們說相聲的可沒干過，不過聽說是把別人的文章一篇篇挑選，編成書。照道理您進出版社一看哪，鳥雀無聲，當編輯的不是低頭看文章，就是提筆改文章，或者摸摸胡子，寫一個字撚斷一根胡子。可這姑娘不是，她半小時要上廁所一次。上廁所干麼啊？原來她在廁所里寫文章，廁所變成地下工廠啦。

“喂，您上哪兒？”

“您問這干嗎？”

• “我看您盡鑽廁所，可是瀉肚子？”

“我上廁所的自由也沒有？你男同志問我女同志上廁所的事干嗎？你吃我豆腐是不？”

您還敢問！再問她要說您追求她了，您不送聘禮就得賠償名譽損失。

不上廁所的時間她也有主意。她到別人的台子上把報紙都搜攏來，給自己泡一杯茶，藤椅上一仰，慢慢地看報啦。就象吮一顆糖似的，就怕它化掉。從第一行××年×月×日星期×看到末一行：另售每份五分；訂閱處：各地郵局；昨日開印時間五時零六分，全部印完六時三十三分，郵局發本市報六時四十分。一字不漏。這看報倒真有好處，她的豐富知識都是從這兒來的，什麼地方走失了一個孩子啦，什麼人找尋妻子啦，哪個地方有一個一百零七歲的老人啦，什麼戲院換新戲啦，甚至三

輪电影院头等二等的票子差几排座位啦，×路電車末班几点鐘过站啦等等，她无所不知，无所不曉。您家里要养孩子問她会得男得女也知道，不信您去問問看。

她为什么这么爱看报哪，我們不要筆杆的不知道，她在准备寫文章呢。寫文章这事，人們常比作养孩子，照古时候迷信的說法，要养孩子得到送子观音面前燒一炷香、討点香灰，孩子就养下來了。这算仙方。这仙方对养孩子可不管事，但我們这姑娘寫文章就用得着。她在报上这么一瞧啊，就等于拜送子观音，找个故事就象討仙方，再自己加油加醋就成啦。譬如有一回，她寫这么一篇文章，說一个男編輯約女編輯談話，談到最后男的把女的拥抱过来，親了个嘴。有人說她寫得不好，这两个編輯到底是怎么样的，是書生还是流氓，在哪个房間，什么时候，有沒有旁人進出等等都沒有寫出來。可她說：“您怎么知道不会發生这种事情？男編輯和女編輯就不能親嘴嗎？”

“这种事情要寫得叫人相信啊！无緣无故的親起嘴來这不叫人信啊！”

“不叫人信？教条主义！我就給人无緣无故地親过嘴。”

“誰親你哪？”

“你干涉我的私生活怎么的？”

嗨！您敢碰嗎？她就这样寫了不少文章。在座的也許要問：誰登她的文章哪！這問得对。但如果在座的各位明白她的为人也不会問，原來她会交朋友。根据國務院統計局的調查統計，天下最会交朋友的有兩個人：一个是我們相声里常說的“巧嘴媒婆”，另一个就是我們这姑娘。她每天要給报館發一封信，开头常是这样寫：

“我在作家协会碰到您，您比以前瘦多了，大約工作很忙吧……”

听众同志，作家协会有许多活动，开会、听报告、文娱晚会等等，这姑娘说在作家协会碰到他，这谁记得清呀？“比以前瘦多了”。这话更圆滑，我就常遇到这种事。上午碰见一个老朋友，他说：“老金，你都生两个下巴了，胖了！”下午碰见另外一个朋友，他睁着眼：“老金啊！你下巴这么尖，都皮包骨啦！”瞧！胖瘦只能听人随意说，您不能带一根磅秤在身边，秤给人看。至于工作忙，那自然，新社会没不忙的，我们这姑娘虽然上班会磨洋工，但跑厕所也忙哪！这样就交上一个朋友。这是直接的。至于间接的，她可以通过哥哥的同学的姨妈的堂兄弟的外甥去认识一个编辑，那门路自然更广了。听众也许还要问：“报馆凭私交发稿子吗？”这种事也是巧，你要查根问底只有问每个单位的整风小组去，的确就有这么一个报馆编辑就喜欢我们这姑娘的稿子。

这以后，事情可多啦！这姑娘就一直说自己是一朵花，给我们糟蹋了。她还说得奇怪，这朵花你猜一辈子也猜不着。玫瑰花、蔷薇花、桃花、梅花、菊花、水仙花、凤仙花……都不是。她说是浪花。——这是花吗？那还有天花！

为什么说是浪花啊？她说我们党是一块礁石，专门阻挡潮水前进。——她把灯塔当作礁石啦。她是浪花，在灯塔边上碰呀碰的，碰得头破血流，但还是要碰，她就是这么勇敢。她说组织上有眼无珠，不认识她。听众同志，她还有根据呢。什么根据？群众基础。她说我们不走群众路线。什么群众路线哪？您瞧着。

有一天，她拿来一大捧信。她一封一封的念给组织上听：亲爱的小姐，您是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您是天仙，是无价之宝，我知道我配不上您；您是天，我是地，您比我高千倍……

这是别人写给她的情书。这姑娘念了情书就对组织上说：你们凭什么评我一个助理编辑？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价格？我是

无价之宝！这不是我吹牛，也不是捏造、夸大，都有群众来信为证。写信的有科长，他说我比他应该高千倍，他是十七级，我应该几级哪？你们说！你们回答！马上回答！你们这些官僚主义！

这无法回答。照她那样做，能做通吗？比十七级高千倍，那比文化部长茅盾同志还高不知多少倍呢。组织上不照她的意思做，她自然不满。事有凑巧，她从报上看见作家协会一个女诗人也为评级在大发脾气，说拍马屁的升得高，有的人送了两只鸡，提了三级，她是棺材里爬出来的人等等。她看了可高兴，马上写了封信去，那位诗人看了信也引为知己，约她在文化俱乐部谈话，这一谈哪，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这反党的女诗人还认她做干女儿，还答应替她介绍一个大诗人做朋友。大家都知道，朋友就是朋友的意思。

从此以后，这位姑娘就替干妈做事，给两位诗人傳遞消息。傳遞哪一类消息？从他们打电话就明白。他们打电话的称呼很特别，本来嘛，没有恋爱成功的人称呼总有困难，叫××同志吧，太疏远；叫××吧，一个是有名望诗人，一个是助理编辑，不合适。还是这位大诗人聪明，有一次在电话里对我们这姑娘说：

（装女声）“阿姨！”

嗨，叫阿姨！做贼心虚，他们怕人听出声音，干起地下工作来了。“阿姨！今天晚上六点半，我在文化俱乐部等你。”这天晚上这位诗人，姑娘，她的干妈一同订了个发展盟员的计划。发展盟员，这真是英雄用武之地，要我们这姑娘发展盟员就象叫猫去捉老鼠一样，老门槛！你看她怎么和人抢发展对象。

“参加民盟吧！我们不用写自传。”

“参加农工吧！我们不用填表。”

“参加我们的，我们不用交照片。”

“參加我們的，我們半个月才过一次組織生活。”

“我們一个月。”

“我們一个半月。”

“我們二个月。”

“我們三个月，半年，一年……”

漲停板！

“我們可以推荐你当政協委員。”

“到我們这里來，可以到北京逛頤和園。”

“到我們这里來，每人每月發一条毛巾。”

“我們發兩塊香肥皂！”

“我們請一次飯，上梅龍鎮。”

“到我們这边來，推荐你当报社总編輯。把黨員社長赶走。”

“我們要党委撤退，推你当校長！來！賤賣來！一个人參加，当校長，十个人參加选你当副市長……”

變成大拍賣了。我們这位姑娘發展了三十个盟員，被选为支部組織委員。各位一定要說这是惡性大發展，是和党分庭抗礼，是右派。可不是？这姑娘的單位开了七次会和她辯論，她没办法，只得上台作檢討。

“各位同志！（誰是你的同志）各位社友！今天的会对我很有啓發，对大家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大家的意見我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我說过党是礁石，現在，当然罗，現在还用得談！覺悟提高了，這句話当然不十分妥当。我也以为不妥当。至于發展盟員，都是我干媽的指示。报上已經給我干媽戴了右派这頂帽子。她誣蔑我是她小集团成員，說我是她和某詩人的反党联盟的聯絡員。这点我不能予以同意，我不批准。所謂聯絡員，顧名思义，是做媒的意思。我哪里替他們做媒啊！我干媽已經有四

五十歲了，最大的兒子已經上大學，還要我做媒干嗎？這種違法亂紀的事情我是絕對不能做的。這不是事實。頂多是她替我做媒，這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兩件事，不能把她替我做媒說成是我替她做媒，這是顛倒！對！我要控訴！這是顛倒黑白！”

“你到底有沒有和你干媽來往，商量大發展計劃？”

“這有，我是她干女兒啊。”

“你有沒有在發展時許人當校長，攻擊學校黨委制？”

“這是干媽的指示。”

“你怎么認識你干媽的？在什麼基礎上結合的？”

“這也是干媽的指示啊！”

“啊？……”

“不，這是前世注定的，注定我是干女兒啊。我一切都是受干媽的影響。”

“你沒有認識干媽時，你就說過你是一朵浪花，黨是礁石……”

“這我承認。不過，在這一點上干媽說得比我更露骨，我也是從干媽的詩里套來的。我是干浪花，干媽是真浪花。”

“你的右派言行都在，你逃不了。”

“這也是干右派言行。我最多也只是個干右派。”

干右派，這可沒聽說過。

“你到底有沒有責任？”

“當然有點責任，我同意了替我介紹朋友，這是我的資產階級思想、戀愛至上主義、愛美主義；與詩人談戀愛是個人崇拜主義；我不許別的女孩子和這詩人接近，這是自我中心主義、個人主義、妒忌主義、吃醋主義；我還請朋友吃糖喝酒，這就是吃糖主義、喝酒主義……”吃醋主義，吃糖主義，在座的喜歡吃醋吃糖的快改這嗜好，不然也成右派！

养兒賺个爺叫

(对口相声)

甲：养兒賺个爺叫，种田賺把柴燒，你听过这話嗎？

乙：这是旧社会的辛酸話。

甲：可不是。旧社会种田，谷全給地主收去，自己只賺把柴燒，的确悲惨。

乙：新社会就不說这个話啦。

甲：新社会种田有千斤田；养兒有千金小姐。种田有劳动模范；养兒有母親英雄。种田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养兒是养男得男，养女得女。誰还說这話。

乙：廢話！养男会得女嗎？

甲：我这么譬方，說明新旧社会大不同。旧社会养兒賺个爺叫，新社会养兒就不賺个爺叫啦。

乙：嗯？

甲：不叫爺，叫媽媽的爱人，叔叔的哥哥，伯伯的弟弟，爺爺的兒子，兒子的爺爺……

乙：多貧哪！尽沒話找話。

甲：你先別說我沒話找話，真有不叫爺的。

乙：叫什么，叫媽媽的爱人，叔叔的哥哥……

甲：六月債，还得快。不是！我剛才說的一套称号都是基本上實質上是一样的，但你得知道，还有基本上實質上是不一

样的。

乙：什么是基本上實質上不一样的？

甲：譬如，如果兒子叫你先生，这就不一样啦。

乙：兒子叫父親“先生”，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总是父親先生，兒子后生。你兒子比你先生嗎？

甲：这样說，你高兴你兒子喊你“先生”。我們就來試試看。譬如三反五反的时候，你兒子三个月也不來看你一次，忽然給你來封信啦，这时候你啊……

乙：多高兴！所謂烽火連三月，家書值万金。

甲：別高兴得太早啦。你拆开一看——

乙：“親愛的父親”。

甲：“親愛的先生，我寫這封信給你，是为了替偉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尽一点責任。你一定听到过首長的报告，人民政府的政策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是坦白从寬、抗拒从嚴的。我寫這封信給先生，就是劝先生体会政府的政策，把應該交代的一切都老老实实、毫无保留地交代，人民一定会原諒你，挽救你，給你以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你如果頑抗到底，不肯苦海回头，这就是你自絕于人民，我就要和你脱离父子关系，还要檢举你。那时候你就后悔莫及，身敗名裂。勿謂言之不預也。臨書惶恐，書不尽言，望先生自重。……”怎么样？这“先生”兩字滋味如何？

乙：这的确有点不好受。

甲：这称呼就是基本上實質上不一样的。等到你重新叫你兒子一声“先生”，那时候这个“先生”又和一般的父子称呼基本上實質上一样。

乙：重新叫兒子一声“先生”？

甲：不錯。

乙：这是做父親的思想不通，給兒子來一下报复，所以叫兒子“先生”。

甲：不是。思想通了才这么叫。父親接受了兒子忠告，回心轉意，願意重新做人。你看，父親重新做人，这时候，兒子老早做人了，比父親先做人，先生，父親不得叫兒子一声“先生”？

乙：嗯，有道理。不过三反五反难得碰到，这种基本上不一致的称呼不大有。

甲：這話不然。在美國就常常碰到。

乙：美國怎么样？

甲：他們那边兒子叫父親都不叫爺。

乙：叫什么？

甲：叫發惹 (Father)。

乙：廢話。發惹就是外國話的爺，基本上一样。

甲：別性急，基本上不一样的在后面。例如有这么一个例子：有一天一个美國老板从舞廳回來，汽車轉到冷巷，就聽見“哈罗”一声——

乙：前面准开紅灯，給警察擋駕了。

甲：不是。紅灯沒有，倒有紅手槍。三个化裝的戴假面的人用手槍指着他。“哈罗！留下你的孟條 (Money)！”孟條就是鈔票。这老板吓得跪下來說：“老祖宗，你要就拿我的命去吧，孟條是不能拿的。”

乙：的确，老板是要錢不要命的。

甲：帶头的一个强盜說：“誰要你的狗命！”这商人一听——

乙：吓昏了。

甲：乐了。

乙：乐了？

甲：因为这强盗声音很熟，有点象自己兒子。他大着胆子把帶头的强盗的假面往下一扯，果然是自己兒子。

乙：真作孽，这都是美國电影教的。

甲：你看，人家那兒父親叫兒子“老祖宗”，而兒子叫父親“哈罗，誰要你的狗命”。这就是基本上實質上不一样的。

乙：看起來你对父子关系倒有許多經驗。

甲：有不少教訓。

乙：教訓？

甲：不錯，我說出來你可以學習學習。

乙：謝謝！

甲：你知道我就这么一个寶貝兒子，他一直帶在他母親身邊。他母親對他真是“含在嘴里嫌热，捧在手里怕冷”，連媒姆也舍不得讓她抱。

乙：寵愛得不得了。这不是好办法。

甲：怎么不是好办法？我們对他都采取共產主义原則。

乙：什么共產主义原則？

甲：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要啥有啥啊！

乙：样样依他，要啥有啥。

甲：对了。就差个把月亮摘下來讓他当鑼打，把太陽拉下來讓他当馬騎。他要吃糖，趕緊給糖；要撕鈔票，趕緊給鈔票。

乙：这也依他？

甲：只怕他不提出來。只要提出來，样样可以照办。

乙：这会寵坏孩子。

甲：哪里？不能使小心灵受伤，要給孩子們一个幸福的童年。孩子要涂牆壁，这是圖画家的天才，照办；孩子要媽媽头髮，这是爱美天性，照办；孩子要爸爸胡子，照办；要媽媽学狗爬，照办；……

乙：照办？

甲：要打媽媽左臉。

乙：照办。

甲：把右臉也送过去。

乙：孩子一定很高兴。

甲：差点兒他还是哭。他就是爱哭，他一哭，我們就慌了。“宝宝别哭！宝宝笑！看媽媽自己打嘴巴！快笑，笑一下，媽媽打一下。快笑。看！媽媽打自己嘴巴啦。”

乙：行啦，打腫啦！

甲：腫怕什么。千金难買一笑，最要紧的是不讓孩子哭。

乙：他偏要哭怎么办？

甲：想办法呀！譬如他跌倒啦，你得赶紧說：“地板不好，宝宝好。爸爸打地板。”他碰桌子啦，你得赶紧說：“桌板不好，宝宝好。爸爸打桌板。”

乙：如果他什么也沒碰着，无缘无故哭了，怎么办？

甲：这种时候多咧！給这么点困难就吓倒啦？你可以說：“爸爸抱得不好，宝宝好。打爸爸手板。”

乙：培养兒子蛮不講理末。

甲：老是打手板，孩子也看厭了。

乙：还厭了？

甲：我們就想办法編順口溜：“宝宝不要哭，爸爸打手板，左边一手板，右边一手板，打來打去还是小手板。手板打了打什么板，手板打了打脚板，脚板打了打什么板，脚板打了打臉板，臉板打了打什么板，臉板打了打头板，头板打了打什么板，头板打了打天花板……”

乙：天花板？怎么打？

甲：我們真打啦，他媽媽拿了扶梯來，我來爬。我本來有头暈